

火焰山下的古村又“火”起来



▲吐峪沟石窟寺。

教在西域地区的兴盛。据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记载，当年的吐峪沟乃人间仙境，在吐峪沟中有随山势展布的重重寺院，它们背依危峰，下临清溪，四周绿树掩映，佛寺、禅院密集，佛乐飘飘、烟火不断、游僧云集，人行沟谷深处，难见日月。

吐峪沟石窟全都开凿在峡谷内半山上，与吐峪沟村现存的不少依山而建、造型优美、鳞次栉比、绵延不断的古老民居完美地融为一体，在这里，无论是佛窟还是民宅，都就地取材用黄黏土建造，还建有避暑用的地下窑洞。据史料记载，以土坯垒砌或夯筑墙体的建筑手法在吐峪沟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属于战国至汉代的苏贝希居住遗址上的屋顶和墙体，就是采用这种建筑形制。《西州图经》还记载说唐时的吐峪沟“雁塔飞空，虹梁欹汉……实仙居之胜地，凉窟灵之秘域。”如今行走其间，不禁浮想联翩：千年之前，这里曾经是**王室的佛教圣地**，我们此刻走过的每一个街巷，都穿梭着王室成员、八方僧侣和善男信女们……吐峪沟大峡谷和古村落的**神秘之处**还在于，这里曾是**世界多种宗教文化的交汇地**，历史上除了佛教之外，还有萨满教、袄教、摩尼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曾流行于此，保存至今的千佛洞和霍加木麻扎便是有力的见证。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漫步，百年以上的古民居比比皆是，一些建筑还残留着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交融的印记：巷道两旁悠久的汉风商铺、木制的镂空窗花、形式多样的“门当”、雕刻精美的“罗马式”门柱等，无不体现出多元文化；民居内屋顶多为券顶，形制与千佛洞窟屋顶异曲同工；民居里的佛龛形制和木床上的万字符，无不显示着古村落的传统文化遗存；吐峪沟石窟寺、附近的**洋海墓地**还发现了写有汉文、回鹘文及粟特文的多种文书、题记……

几千年前，葡萄就已落户这里

吐峪沟，这个传承千年的小村落，不愧为“民俗活化石”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驿站。吐峪沟村面对火焰山，黄褐色的山脉犹如天



制图：闫天雷

然火墙，把炽热和神秘带给了吐峪沟。每年盛夏，这里地表平均气温都在38摄氏度以上，最高温曾达49.6摄氏度，而年降水量仅有十几毫米，所有的民居、葡萄园、晾房、水渠、老桑树都在这里静静地接受着太阳的炙烤和风沙的吹蚀。

吐峪沟距离我国地势最低、有“火洲”之称的吐鲁番市不到50公里。吐鲁番也是世界著名的“葡萄之乡”。吐鲁番盆地葡萄种植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发现这里种植葡萄。吐峪沟内的**洋海墓地**也曾出土过约2500年前的一株**葡萄标本**，苏贝希墓葬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的葡萄籽。可以想见，葡萄从地中海沿岸传入中国后，至公元前5世纪前，吐鲁番就已经是葡萄飘香的大果园了。千余年来，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吐鲁番葡萄种植依然久盛不衰。

小小的葡萄籽缘何选择在吐鲁番“落地生根”并枝繁叶茂呢？与这里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有关。处于我国最低洼盆地中的吐鲁番，北面的火焰山阻断了南下的冷空气，三面的沙漠戈壁又使得

2017年冬天，一群考古学家来到火焰山下的这个千年古村，他们在已存续了千余年的吐峪沟石窟寺中逗留发掘，尘封千年的玄奘译《心经》横空出世，将这一古村落又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本报记者李晓玲

《西游记》中那座“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的火焰山，总是让读者心生幻想，既惧怕又向往。其实火焰山真有，就在新疆吐鲁番，绵延几十公里，山体赭黄，从上到下全是深浅不一的沟壑，貌似通体都被猪八戒的钉耙耙过一样。就在火焰山中段的一道褶皱里，在一片令人“眼热”的赭黄色中，隐藏着一个由高大的桑树和葡萄藤掩映的小村落——吐峪沟村。

2017年冬天，一群考古学家来到这里，他们在已存续了千余年的吐峪沟石窟寺中逗留发掘，尘封千年的玄奘译《心经》横空出世，将这一古村落又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酷暑时节，记者驱车进入骄阳似火的吐峪沟峡谷，试图揭秘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大峡谷全长8公里，平均宽度约1公里，中有火焰山海拔800多米的最高峰。峡谷把火焰山由北向南纵向切开，沿途色彩分明的山体岩貌清晰可见，绿荫掩映的农舍院落与风化的红褐色岩石融为一体，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惊叹。入得村来，眼睛顿时从之前的暑热难耐中清凉下来，养眼的绿色扑面而来，翠绿的葡萄园、随处可见的高大的桑树、桃树和杏树带来一片阴凉。苏巴什河穿村而过，让燥热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仿佛远离尘世喧嚣而入静谧之地。

千年古村，曾是王室佛教圣地

2018年初，历时几个月的考古发掘仍在吐峪沟石窟寺中进行。一天，当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揭开层层泥土后，一件残破的纸质文物呈现眼前：这是一部书写工整的佛经，每行约20字，用漂亮的行书抄就。根据卷首的文字，考古学家们激动地发现，书的作者是唐代高僧玄奘，就是《西游记》中到西天取经的唐僧，而这部佛经是由玄奘奉诏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现在流行的《心经》。

作为大乘佛教的经典，《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对中国佛教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佛教于南亚传入中国后，多位高僧都进行过翻译。当时翻译佛经必须有译场，扬州、长安、凉州都设有译场。此前在吐峪沟进行的多次考古发掘都证实，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还有个从中原回传西域的过程。此次**发现玄奘《心经》译本的吐峪沟所在的古代高昌地区，正是佛教西来东往的必经之路**。玄奘译佛经由长安译场翻译后，又由此回传西域。

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又把如世外桃源般静静隐藏在火焰山脚下的古村落吐峪沟拉回人们的视线。历史久远，可上溯两千年的吐峪沟村，世居着一些采桑打犂的农人。他们居住的层层叠叠的古民居与背后密布石窟的佛寺融为一体，他们种植的无核白葡萄和哈密瓜，由于炎热的气候总是最早成熟，悠然自得间，他们见证了多种文化、宗教在这里并存和发展演变的历史。

吐峪沟村古代隶属于高昌王国，高昌国王笃信佛教。吐峪沟石窟最早开凿于十六国北凉统治时期，鼎盛于5世纪中叶，已逾1700年。至魏氏高昌统治时期，吐峪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佛寺建造与石窟开凿，并逐渐成为高昌的佛教重地。玄奘西行取经途中和路过高昌国，受到高昌国王魏文泰盛情款待并挽留，曾在此讲经数年。

吐峪沟石窟与柏孜克里克石窟、克孜尔石窟等洞窟群都是佛教繁荣东传的产物，也反映了佛

本报记者刘巍巍

“小暑白云飘，草田要割草”，刚过小暑，这句曾经流传在京杭大运河畔苏州千年古镇浒墅关(当地人称“浒关”)的俗谚却已鲜有人知。

要割什么草，为何割草？走进浒墅关才能找到答案。

浒墅关早年间盛产淡水草，并由此成就了历史上名声大噪的草席——关席。鼎盛时，浒墅关一带“家家种草，户户织席”，顶级关席甚至成为皇家贡品。经考证，如今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仅存一条的乾隆花园皇宮御用“富川席”，便是关席。

时光斑斓，“席”传经典

隶属于苏州高新区的浒墅关镇位于苏州城西北，距姑苏古城12公里，京杭大运河穿流而过。

小镇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至今已有2000多年。相传秦始皇南巡“求吴王剑，发阖闾墓”，见白虎蹲于虎丘上，率部追赶20余里，虎不见处，即名为“虎踞”地，这便是浒墅关最初的名字。后来唐代讳虎，“虎踞”改为“浒墅”；五代吴越王钱鏐忌“墅”，便再次更名为“浒墅”；至明代在此设钞关、建关署，遂名浒墅关。当地流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误将“浒”字念成“许”，所以称“许(xù)墅关”。

浒墅关素有“江南要冲地，吴中活码头”之称。因扼守京杭大运河，自古便商贾云集，贸易繁盛。北方的棉花、小麦、杂粮，南方闽广的海货，苏杭嘉湖的丝、棉织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都在这里转运、交易。

在众多熙来攘往的商品中，关席名声最大。

“席面清白勿见筋，阿囡撒尿勿要紧”，这是民谣对关席的朴素评价。关席选用当地特产的一种淡水草编织而成，质地柔软、粗细均匀，即使出汗

千年浒关 一“席”幽梦

也不会发黏，小孩尿床也不会渗漏。多位老者告诉记者，制作精良的关席，如若保存得当，用上几十年不会坏。

据《浒墅关志》主编殷岩星老人介绍，关席所用的席草，原是生长在浒墅关附近大阳山区域的野生草，先发现其特质后加以栽培，逐渐形成“种草织席”的风俗。自明清时期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浒墅关草席编织繁盛，可用“家家种草，户户织席”来形容。关席与浙江宁波出产的宁席，被誉为中国席业生产史上的“绝代双骄”。

史料记载，1952年浒墅关镇上席行、席店有92家。上世纪80年代，浒墅关镇还设有“江苏省吴县供销社草席收购站”，专司草席原料和成品的购、销、运。“关席最高年产量达300万条，不仅畅销全国，还出口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殷岩星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夏季，大运河里到处是装草的船与装席的船，运河两岸草席摊林立。”79岁高龄的浒墅关镇青灯村村民钟才根对昔日的关席盛况记忆犹新，“那时青灯村家家种草织席，每年小暑前后草席收割时，田里、路上、屋顶上，都晒满了席草。”

2013年，关席制作技艺被列为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条草席，万般拿捏

在江南地区，草席并不稀奇，为何关席脱颖而出。“用料精，技艺巧。”曾是织席能手的钟才根老人说，每条关席都饱含着织席人的血汗。“织席在浒墅关俗称‘打席’，一个‘打’字，道出了劳作的艰辛和极高的编织要求。”

北上的暖空气异常干燥，吐鲁番由此成为全国最热、最干燥的区域。吐鲁番盆地十分封闭，稀薄的云量，强烈的太阳辐射，极高的气温和昼夜温差，形成了丰富的光热资源，易于植物果实糖分的积累。加之土壤又是极利于葡萄生长的风沙土和棕色荒漠土，通透性好含盐量低，还有贮量丰富的地下水和坎儿井，吐鲁番当仁不让地成为我国葡萄主产区，我国五分之一、新疆一半以上的葡萄都生长于此，吐峪沟更是名扬海外的**吐鲁番葡萄中“早熟”、“甜蜜”的产区**。

暑热难耐的7月，正是头茬葡萄收获的时节，炙热的空气中都飘荡着香甜的味道，这是一个收获甜蜜的季节。记者穿过一座座挂满沉甸甸果实的葡萄园和一片片丰收在望的哈密瓜地，来到吐峪沟中的一户葡萄人家，跟果农们一起采摘葡萄，与远道而来的客商一起走村串户收购葡萄，最先品尝了甘甜香熟的无核白葡萄。

吐峪沟的葡萄园都是见证过历史的，当地出土的魏氏高昌王朝时的《高昌郡高长史等葡萄园亩数账》和《高昌延长六年(566年)吕阿子求买桑葡萄园辞》，就是有关葡萄园租种账籍和买卖葡萄园的契约。这里的农人们也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亚库甫·亚森一家天一亮就进葡萄园了。“早晨最凉快，干活要趁早，所以不能懒觉的，收葡萄的人天天都等着呢，三天后，北京、上海、广东的人们就可以吃到我种的葡萄了！”“现在家里所有的人都来摘葡萄，人手还有点不够呢，得抓紧时间。”

亚库甫·亚森的葡萄园离家不远，只有一公里多路程，手推车是最方便的运输工具。钻进低矮的葡萄架下，一串串如翡翠般清绿透光的葡萄就在眼前。由葡萄叶缝隙间透出的阳光，仿佛给这里的葡萄施加了魔法，一经照射就开始由绿转白发甜，散发出甜蜜的芬芳来。亚森夫妻加上帮忙的弟弟两口子，弓着身子提着篮子，就在这一行行的葡萄架下忙碌着、行进着。他们双手不停，捧住剪下放好，倏忽间就是一篮子葡萄，绿莹莹的，如同提着一篮子绿宝石。

《农政全书》里说的“西番之绿葡萄，名免睹，味胜刺蜜。无核，则异品也”，就是指吐鲁

人配合，花七八个小时工夫。民间有“织席五更起，落扣月西移”“百条茎，万根草，一条草席半身淌”等说法。

“七八岁时就给织席的父母打下手，初中毕业后，便能自己打席了。”施永起说，而要成为打席能手，织出高品质的关席，要打上百条席子才能练就。

66岁的青灯村村民李国玲还记得，当年供销社收购关席时，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按照席草质量，做工将席子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级别。“要打出甲级关席，首先草要好，然后工要细，即便是打了一辈子草席的老师傅，也很难做到每条都是精品。”

“这还没算上种草。”李国玲回想起年轻时种草织席的经历，不胜唏嘘。“席草冬月种，来年小暑割，期间的育秧、栽种、整田、施肥、除草，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控。”等到席草收割时，正是天最热的时候，但越热越要盯着日头抓紧割草晾晒，这样才能得到合格的席草，打出好席子。”李国玲告诉记者，现在不种草不打席了，苦日子一去不回头了。

虽说苦，但在物质匮乏年代，种草织席是浒墅关农户最主要的生计之一。“那时每家都会种一亩左右草田，收下来能打成120多条席子，一条席子卖12块钱左右。”钟才根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亩地收成1500元，不是小数目，村里好多人家靠打席赚钱盖起了楼房。

一“席”幽梦，匠心难承

上世纪9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兴起，大量村民进厂上班。“上班工资不比织席收入低，劳动强度却很低多，同时，空调普及，凉席市场需求量下降……”两大因素叠加，关席慢慢衰落。”青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建东说，眼下整个浒墅关仅剩施永起一家还在种草织席。

番的无核白葡萄，这种葡萄甜翠多汁皮薄无籽，属于鲜食葡萄中的高端品种，也是每年最早畅销东南沿海市场的精品葡萄。不出半小时，十几篮子葡萄挨挨挤挤很快就装满一推车，亚库甫·亚森推着车一路小跑回到家。

大门四敞的院子里，两个雇佣的女工戴着宽大的草帽和长长的袖套，正全副武装着从一筐筐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葡萄中，选取颗粒大颜色好成熟度高的修剪装箱，亚森兄弟俩的几个孩子正好放暑假，他们手脚麻利地往葡萄包装箱内铺保鲜纸，给箱子上贴商标。

“第一拨上市的葡萄价格最好，大家都想尝个鲜。每天的收购款少则五六万元现金，多则十来万元。我们用冷藏车把收购装箱的葡萄运送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和湖南、四川等地的果品批发市场。”“村里现在还建了冷库，新鲜摘下的葡萄全程冷链，3天就可以到达广州。内地消费者吃到时仍然新鲜可口。”湖南客商李少军讲起“收购经”来头头是道，他已经是村民们的老朋友了，“吐峪沟的葡萄果型好、个头大、味道甜，非常好卖。水果商都在抢呢，收购价都涨到七块多钱一公斤了。”亚库甫·亚森告诉记者，今年他家光葡萄一项收入就接近两万元。

吐峪沟是吐鲁番葡萄的主产地之一，每年有95%的鲜食葡萄从这里卖到疆外。

世代种植葡萄的历史，吐峪沟的农民们不但具有丰富的葡萄栽培经验，还善于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随着设施农业的推广，他们将传统大田粗放的种植模式转向大棚精耕细作，将葡萄地进行架式改造和科学管理，在产量之外更关注葡萄的果实穗形和品质口感，他们的商品意识和有机食品意识也不断提升，大棚果蔬已通过了有机认证，休闲农业品种也越来越丰富，不仅有桑葚、杏子还有野菜、桑葚干、桑葚汁和瓜干等。吐峪沟村所在的鄯善县还建立了农产品加工仓储交易中心，葡萄干经纪人可以借助交易中心在网上完成交易，将过去零散的销售方式变成集约化的生产与销售。

古道悠悠，古村不老

吐峪沟乡挂职副乡长朱超告诉记者，自2010年以来，为加大吐峪沟村古民居及各类文物遗址的保护与修缮，将吐峪沟丰富悠久的历史呈现给世人，村里先后争取和配套了历史文化名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村落及吐峪沟石窟寺加固工程等项目资金3000余万元，挖掘和整理出了许多优秀的民俗文化遗产，及时抢救与保护了一批传统民居和历史古迹。

火焰山大峡谷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和吐峪沟村古朴淳厚的人文积淀引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村里又在丝路申遗的大背景下，发展了观光旅游、摄影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旅游……杏花节、桑葚节、打犂比赛等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活动也办起来了。古村落聚了人气，桑皮纸、烙葫芦画、手工地毯、民族刺绣、民族乐器、土生小工艺品……村民们传统的手工艺品借着力气了成了当地抢手的特色纪念品，大家手里有了活钱。而号称“新四大发明”之一网购的到来，让深藏在火焰山峡谷中的千年古村联上了“天线”，覆盖全乡的光纤和活跃的村级农村电商服务站，让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吐峪沟村“千年”葡萄，还有哈密瓜、桑葚、杏子、斗鸡、黑羊、驴奶、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安上电子商务平台的“翅膀”飞向全国。

岁月不待人，丝路古道悠。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尘封千年的吐峪沟石窟、寺庙、壁画在历史的尘埃中慢慢浮现，昔日的辉煌重现天日。吐峪沟大峡谷中光影依旧，树荫下斑驳的泥巴墙的影子长长短短，生活其中的老人、青年、儿童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淳朴、自足、闲适的神情。古村大树老人家住住了历史，也在不断创新创造着历史。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共享阳光，传承文明，就像脚下的土地一样包容丰厚，焕发着历史的荣光。

“虽然关席不再有那么大市场，但作为千年浒关的一项民间技艺、一个文化标签、一种生活方式、一脉工匠精神，还是需要去传承与呵护。”浒墅关镇党委书记黄锋说。

小暑前夕，记者来到位于青灯村的关席育种织席基地。施永起站在田埂上，查看席草生长状况。30亩绿油油的席草已有1米多高，不日即可收割。“关席还是有需求的，一些老江南还是很认可的；还有一些办喜事的，传统上需要一条和合席”，寓意夫妻和和美。施永起说。

在施永起的工作室内，记者看到了**靠垫、榻榻米、扇子等席草制品**。“这些年我们也在创新，做一些迎合年轻人的产品。”施永起告诉记者，如今，年营业收入约500万元。“秉持着关席的工匠精神，去坚持、去传承，路会越来越宽。”

施永超不是一个人，浒墅关镇也在着力延续这一“席”幽梦。

2017年1月，浒墅关镇草席文化馆建成投用，设立草席历史文化墙、草编制品展示、草编农具展示、席草成草全过程展示、草席制作流程人偶模型展示等项目。

在浒墅关的一些学校内，关席历史沿革成为学生们感受乡土文化的一扇窗口。浒墅关中心小学为继承创新草席文化，打造草席体验馆，让学生亲实践打草席的整个过程。

记者在体验馆内看到，这里陈列着一大一小两张席机，各种样式的草席，用于“调筋”“调车”等打草席用品。“平时会组织学生在此开展实践活动，让他们体味打草席的艰辛，感受关席文化，领悟工匠精神。”浒墅关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说。

近日，浒墅关镇妇联联合浒墅关淡水草关席研究所举办首期草席编织技艺培训班，“希望传承与弘扬关席的席草文化，让这门传统技艺发扬光大。”浒墅关镇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